

爆料热线：86837777

奶奶吸毒被抓留下孙女无人照顾 郭巨边防派出所民警兼当“保姆”

本刊记者 王 杰
通讯员 周 炜

父母常年在外打工，身为监护人的奶奶却因吸毒被带到了派出所，不满两周岁的小家伙“无家可归”，幸好有派出所的警察“蜀黍”又哄又逗、喂饭换尿布，兼职当起了她的保姆。

女子吸毒被抓，儿子和儿媳在外，留下孙女无人照顾

去年 12 月 29 日，郭巨边防派出所接到举报，称花船村有一女子正在家中吸毒。据民警事后介绍，这名女子姓赵，47 岁，平日里只和不满两周岁的孙女安安（化名）住在一起，当时屋里吸毒的除了她，还有一名男子陈某。那日傍晚，因怕孩子无人照顾，赵某就抱着孩子，和吸毒的朋友一起被带到了派出所。经初步尿检，两人的检查结果都呈阳性。

赵某说：“尽快放我回去，扣了我，孩子就没人照顾了，出了事你们负责。”民警试图联系赵某的儿子，但她手机上存的号码是空号。赵某的解释让民警大跌眼镜：她儿子今年 21 岁，和儿媳在广东打工，安安四个月大开始一直由她抚养；儿媳不是本地人，儿子与其结婚后，她一直不予承认，一家人的关系很僵，一年到头都不怎么来往。“安安不跟父姓，跟着奶妈姓，所以小家伙和奶奶赵某比较亲近，赵某不在孩子身边照顾，确实会比较麻烦。”民警告诉记者。



接走不到三小时，亲戚又把孩子送回来了

之后，民警在赵某的手机里找到了她二姐的联系方式。经过民警劝说，赵某的二姐才愿前来接安安。不料，没过三个小时，赵某的二姐于 30 日凌晨一点，从北仑驱车赶到郭巨，又将安安送了回来。

记者监控视频上看到，赵某的二姐领着安安和值班民警在派出所门口僵持了几分钟。“这孩子一直哭叫，搞得我们也睡不好觉了，以前从来没见过她，我也不是诚心诚意要带回去的，还是送到你们这里，实在不行你们就送到孤儿院里去罢。”赵某的二姐不停把安安往派出所里推。值班民警表示孩子留在所里不方便。而赵某的二姐抱起安安冲进派出所，往地上一放，扔下了一袋尿不湿扭头就走了。

去年 12 月 30 日下午两点，记者在郭巨边防派出所的副所长办公室里见到了安安。圆圆的脸蛋，大大的眼睛闪着泪光，一副惹人怜爱的模样，坐在椅子上，身边堆满了牛奶、饼干、糖果等零食。“小家伙才 21 月大，还不会怎么说，比较爱哭闹，但很讨人喜欢，所里可很少这么欢乐过。”副所长林天宇告诉记者。安安似乎和林天宇很处得来，原本哇哇哭叫着，见林天宇一过来，立刻就“收敛”了不少。

小伙工作 3 个月后患白血病 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吗？

本刊记者 齐碧艳

“我得了白血病，看病已经花掉了 50 多万元，现在企业人力资源部给我打电话要我离职，这样对我公平么？”近日，病了大半年的于康拨打本刊热线，气愤地对记者说，他想讨个公道。

入职三个月，小伙患上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四处求医花了很多钱

随后，记者来到位于出口加工区的某电子公司，在门口见到了于康和他的一些朋友。于康是陕西人，他告诉记者：“我是前年 11 月份入职的，进单位时也做了体检，当时一点问题也没有。现在我得了白血病，单位却三番两次打电话让我来解除劳动合同，是不是太不近人情了。”据于康自己讲述，去年 2 月开始，他身上开始莫名地痛，起初没有在意，后来发

现全身青一片紫一片，最后去医院确诊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他说：“当时我整个人都惊呆了，反复确认后，只能接受了这个残酷的现实。”

于康今年只有 24 岁，已经结婚有一个儿子。生病后的于康也无心工作，只能辗转四处看病。其间，于康先回西安看病，一直采用化疗的方式。今年 6 月，于康再次来到宁波鄞州人民医院治疗，住院将近半年，前后一共花掉了 50 万元人民币。但医生的诊断是：“这个病十分难治，唯一的办法是骨髓移植，但移植的风险很大，费用也很大，需要 50 万到 100 万不等，而且移植后出现感染和再复发的可能性也很大。”治病快一年，于康坦言已经卖掉老家的房子，身边亲戚、同村里的人，能借的都已经借了。

公司想解除劳动合同，他希望公司继续帮他缴社保金，并报销一部分医疗费

于康告诉记者，单位的人力资源部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打电话要求他离职，并说考虑到人道主义关怀，可以资助 2000 元做路费。“我知道自己的病跟公司无关，但实在是走投无路了。如果公司再‘火上浇油’，停了社保逼人离职，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他说。

于康说：“我找了一群朋友来工厂，不是为了闹事，主要是为了见到单位的领导，得到合理的对待。”记者问他有什么要求，他表示希望单位继续帮自己缴纳社保金，这样自己能继续看病，另外希望单位能报销医疗费费的 20%。

对于于康的要求，这家电子公司一直表示沉默，没有负责人出来表态。只有人力资源部的员工黄小姐来负责安抚情绪，但说她的话也很模糊婉转，唯一的态度就是员工如果对单位有意见，可以直接向劳动局或者仲裁部门起诉，一切按法律流程走。当天上午，公司相关负责人和于康在劳动部门工作人员及派出所办事人员的主持下进行了协商。

打车软件优惠多，公共自行车很方便 三轮车夫直呼生意越来越难做

本刊记者 沈焰焰

1 月 2 日，家住新碶大路的陈大伯和往常一样，早上 7 点多就蹬着三轮车出门了。下午 2 点多，记者在公交新大路邮电大楼站见到他时，他说一上午到现在，才做了四五笔生意，“上一趟跑完后，已经在这里等了一个多小时了，现在我们的生意是越来越少，越来越难做了。”

和新华书店同一侧的这个公交车站旁边，记者看到有五辆空三轮车在等客。“本来这里人来人往就比较多，加上今天放假，街上人更多了，想着应该能多做几笔，不料还是差不多。”陈大伯说。他今年 60 岁，蹬三轮车已经 20 多年了。他告诉记者，大概 10 年前，三轮车起步价 3 元，一天最少也能做 100 多元，就算把整辆车转让，也有五六万元，还很抢手。但现在起步价是 5 元，通常一天下来只能做六七十元，把车转卖出去两三万元都没人要。“像我这把年纪，退休



金还不能领，去公司或者工厂干活，也没人要，每个月还要缴社保金，不做这行还真不知道干啥。”他无奈地说。

旁边一位四十多岁的三轮车师傅说：“尤其是去年开始，出现很多打的软件，出租车曾经可以免费坐，而且现

民警们当起了女娃娃的保姆，亲戚最终答应照顾几日

赵某的二姐丢下安安时，已是凌晨一点多。林天宇那日值班，得知这个情况后，立即安排两个民警把安安带到接待室，轮流看护。两个民警都是年轻小伙，没有照顾小孩子的经验，又是给安安泡热牛奶，又是给她赔笑，有些手足无措。可是安安依旧哭个不停。

“我虽然结了婚，但没有孩子，也不知该如何是好。后来把安安带到宿舍，帮她洗漱，又哄又逗的。还给她换尿不湿，一开始真不知道怎么下手。怕她着凉，整夜就在被窝里搂着这个小家伙睡觉。”林天宇笑着说，所幸两点多，安安总算甜甜地睡着了。

早上六点半，林天宇就起床工作了，安安睡到八点多也醒了。小家伙一醒，可也忙坏了所里的民警们。有的去附近便利店买零食、玩具，有的喂她吃早饭，有的抱着在所里上下转悠。到了中午，安安在食堂闹着不愿吃饭，林天宇把她带到宿舍，一边逗她玩，她才肯一小口一小口吃点。饭后，小家伙犯了困，林天宇仍然抱着她睡午觉。一觉醒来，看到林天宇走到哪里，安安就想跟到哪里。

去年 12 月 30 日下午，复检结果出来后，赵某和陈某被公安部门处以五日拘留。郭巨边防派出所再次与赵某进行了沟通，赵某无奈之下向她的二姐求助。当晚 6 点多，赵某的二姐夫把安安接到家中，同意暂时替赵某照顾几日。记者了解到，今年 1 月 4 日，赵某拘留获释后将安安接回了家。

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是合法的，他和公司已协商解决此事

记者就此咨询了宁波芦江法律事务所的王思永律师，王律师告诉记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有三种情况，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第一种指的就是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而于康的情况正属于这种，用人单位只需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就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符合规定。

去年 12 月 30 日，记者再次致电于康，他告诉记者，此事已经协调解决了。最终单位同意一次性支付于康 26000 元作补偿，双方也已经解除了劳动合同。于康坦言，虽然比之前自己想要的结果差了点，但既然法律是这样规定的，那只能接受这样的结果。至于下一步，他准备离开北仑去北京的大医院进行治疗。

在北仑公共自行车网点越来越密集，大家短距离出门，就方便了很多。所以，我们的生意肯定是越来越难做喽。有的时候在一个固定点排上两个多小时，都没有客人。”另外几位三轮车师傅也都表示，如今生意真的差了不少。

刚从一辆 788 路公交车下来的小伙子告诉记者，他家住在天兴公寓，在上一站时，他就已经用打车软件叫好了出租车，师傅马上就能到了。他说：“最近打车软件都有优惠券送，城区内打的基本只要五六元钱，还是三轮车贵。而且毕竟现在是冬天，三轮车坐着冷，速度又慢。所以一般年轻人可能和我一样，更愿意打车。”

家住里仁花园的徐阿姨，平常会骑公共自行车去星阳菜场买菜。她说：“从我家坐三轮车到菜场，通常要 10 元，跟打的差不多。可我还是喜欢骑自行车，方便，骑一圈回来，人就热了。”

之后，记者来到银泰城，门口也有不少在排队等客的三轮车。几位师傅的说法也都差不多，纷纷感叹“生意越来越不行，可是不做又舍不得，没办法”。

社区矫正监管指挥中心建成

本刊讯（记者 曾子夏 通讯员 谢隽 陶红）近日，北仑社区矫正监管指挥中心与各街道、镇司法所社区矫正监管分中心连线成功，该监管指挥中心是全市同步启动的 11 个中心中面积最大的。它的建成运行，标志着我区集动态监控督察功能、信息采集功能、证据固定功能、应急处置功能、远程教育功能于一体的社区矫正立体工作模式的初步建立。

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少而矫正对象多，且矫正对象分布范围广、跟踪管理难等问题长期存在，已经成为区司法局日常监管的一项难题。2014 年下半年以来，区司法局投资 70 余万元，启动社区矫正监管指挥中心项目建设。该项目包括区局一个监管指挥

中心和 9 个司法所监管分中心。

监管指挥中心办公面积达 150 多平方米，内设报到登记室、矫正宣告室、个别教育室、电子监控室、档案资料室和社区矫正指挥中心会议室。项目建成后，实现了对社区矫正人员信息实时监控管理。

“中心建成后，可以对社区矫正人员活动轨迹进行定位监控、收集信息并指示所在司法所进行调查核实，依法作出处理；同时，请假销假等执法工作也可以在网上实现。”区司法局社区矫正科有关负责人介绍，“各功能室涵盖了社区矫正监督管理的各个环节，有助于全区的社区矫正管理规范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为进一步提高全区社区矫正执法水平和能力提供了有力保障。”

帮企业职工解决买票难题

横杨社区将于1月21日上午 设临时长途汽车售票窗口

本刊讯（记者 刘盈蓉 通讯员 王诗芳）昨天，记者从横杨社区获悉，为解决辖区内新北仑人返乡订票难问题，横杨社区经过多方努力，已完成与宁波长途客运中心接洽工作，定于 1 月 21 日上午 8:30—12:30，在社区设置临时长途汽车售票窗口，企业员工现场就能买到票。目前，社区已通过 QQ 群、ECP 等网络工具告知企业。

从今年的售票时效性看，预售的发车日程与去年相比有所增长，即 1 月 21 日起至 2 月 17 日（大年二十九）为主；发车线路也有明显增加，分别从宁波汽车中心站、汽车南站、北站、东站和中巴南站 5 个站点出发，发往合肥、无锡、苏州、常州、南京、扬州等 40 余班次的省际直达和省际、省内普通班车，新增阜阳、黄梅、攸县、菏泽、驻马店 5 条线路省际班车。

恒山路与区府路之间的长江路西侧 行道树过冬怎么没有刷白？

本刊讯（记者 余姣姣 通讯员 竺立忠）“天气越来越冷了，这一排行道树为什么没有刷白？难道是这个树穴铺满了彩色石块的原因，可以给树木保暖，不需要刷白？但如何抵御虫害呢？”市民虞女士所指的行道树位于恒山路与区府路之间的长江路西侧人行道上。区城管局园林处已经通知养护单位去刷白。

1 月 3 日上午，记者来到此处，一排行道树“光秃秃”地立在树穴里，没有白色的“棉袄”，也没有“草衣”包裹。而长江路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之间绿化带的行道树，都有被刷白，唯独这一排行道树“待遇”独特。

记者从网上了解到，树木刷白用的是石灰水，有一定的杀菌、杀虫作用。而且冬天树干容易冻裂，由于石灰是白色的，能够使部分阳光被反射掉，使得树干在白天和夜间的温度相差不大，就不易裂开。本刊去年 4 月 17 日《树穴表面铺满了胶彩石，会影响树木的长势吗》一文中提到，胶彩石透气透水，对树木的生长没有影响。但行道树没有刷白，跟胶彩石有关系吗？

就此，记者联系了区城管局，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些树没有刷白跟胶彩石没有关系。树木在冬天一般都需要刷白，如果不刷白，树干围上一层稻草绳也可以。按道理，这排行道树是需要刷白的，但这一排行道树一年保养期还没到，管理权目前还不在于园林处，他们也不能强求养护单位将树木刷白。不过，他们已经通知养护单位去刷白，对方也表示会尽快给树木刷白。

坝头东路人行道 “僵尸”三轮车霸占停车位一年

本刊讯（记者 余姣姣 通讯员 陈旭东）“停车位本来就比较紧张，这个车位被一个破三轮车霸占了一年了，也没人来开走！这不是挤占公共资源吗？”近日，市民陈先生对位于坝头东路人行道的公共停车位上停放了一辆“僵尸三轮车”，很是不满，希望相关部门能去处理一下。

这是一辆满载玻璃的电动三轮车，停放在公共停车位上，整个车身锈迹斑斑，轮胎已经瘪了，轮胎四周还用碎石块将其固定住。据了解，这辆车是属于旁边一家装饰店的，店主

关于沿山大河泰山路—算山闸段 沿线管线迁移保护的公告

沿山大河整治即将正式开工，整治范围为新碶街道泰山路—算山闸段，全长 4.43 公里，河面拓宽至 35~60 米，河底高程-1.5 米~-2.0 米，并配套建设 7 座桥梁。工程沿线经过大同村、岭南村、高塘村、永久村、许胡村、算山村。

因工程施工涉及河道沿管线迁移或保护，为确保安全，请河道沿线的管线权属单位务必尽快跟水利局联系，提供管线有关资料。

联系人：北仑区水利局 祝工 86782443

北仑区水利局
2015 年 1 月 4 日

遗失公告

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分局交通警察大队由于工作人员的失误，遗失一份资金往来结算票据收据联，票据号：1159617284，声明作废。